陽坡年記

人

廿三

癸未正月初以都承旨承 召上京肅拜陳疏辭
職且及名揚華顯長伐聽聞之意 上荅之曰省
疏具悉卿懇卿之才望宗合此任勿爲過慮安心
行公○至三月呈三度辭單未 下之間西報急至
勅使因夜馳來云 廟堂以余 啓差遠接使余職
則遞差○迎勅使于定州歸時以伴送使送于義
州還路聞拜刑曹參判復 命謝 恩仍爲呈告遞
職進詣雙阜陪 慈親入京行長女婚禮六月旬

時也○以前任藥房副提調受豹皮之 賜○拜
右尹○聞 慈親還進卒重患發熱似瘧之症
慌忙陳疏下去以崔醫得龍所 命用柴平湯收效
平復○念後新安安人來自 三和其姓張云 ○十月移拜都承
旨大臣薦擬户曹判書之望○因備局政院遇寒疾
甚重呈辭三度有加給由之 命繼以陳疏始得蒙
遞未久為兵曹參判副望受 點也○十二月參都
目政時 叔父以吏曹參判任東銓一家叔姪並亞兩
銓盛滿可懼○是政含弟致和為清州牧使

甲申正月行長兒婚禮〇兼帶活人署提調時
癘疫熾盛而提調沈詳老病故 廟堂啓請改
差以余代之〇閏 嚴親有未寧之候陳疏
下去待平復二月初旬還京則 叔父病重已四五
日矣〇欲遞兵書呈辭三度有加給由之 命還
為出仕〇三月念間以觀武才初試連日試取於慕
華館一日與判書李特白參知李行遇凌晨進去將
為開坐之際聞 闕中有軍兵聚會之舉顛倒馳詣
闕內參知黃瀷李元老進告沈器遠謀逆之狀訓鍊

大将具仁垕聚兵於敦化门方有逮捕之举沈晄遠在 闕中就捕懷恩君徳仁適在 闕中被拿内外震動晄遠送狀畢露伏誅徳仁身無自犯之事而以其名出賊供之故終不免賜死

○備局諸宰會待于 闕内是日有政余移拜都承旨○大臣又薦擬户曹判書之望

○四月清國聞我國有逆變急遣勅使同夜馳来将有查問之举徳仁之女方在瀋中 朝廷慮有難處之事以余為遠接使余於翌曉詣 闕請對為陳朴漢枝罪不當之由 上意大以為然乃有朴漢枝勿鼓送配所之 命余於 榻前辭遞本職

即付同知中樞拜辭出去到安州逢勅使以問答說
話馳 啓矣廟堂以大臣到碧蹄相接說話取稟
則自 上答之曰鄭太和所答之辭似爲善對依
此爲之○命後隨勅使入京則 叔父病勢危重不
可遠離以身病陳疏得免伴送之行○拜大司諫
○五月初一日遭 叔父之喪成服後呈辭三度有加給
由之 命不得不出謝○服制已行十五日出仕單子
啓下後仍行公進參於禁府鞫廳閑移拜吏曹參
判副堂受點也○清國得燕京移去 王世子大君皆

隨往北京府勅使之來余見差館伴〇七月呈告府
調理出仕之 命〇以沐浴受由省覲 庭闈而還
〇兼帶同知成均〇八月二十三日申時外孫女生〇
以別試初試考官入漢城府與吏判李景曾右尹睦叙
欽參試官南老星俞榥柳淰李元鎭兩司李後山
李俊耆同參〇九月又呈三度辭單遞吏曹爲禮曹
參判〇十月陞拜户曹判書未望受 點也再上辭疏
皆蒙 優批將復拜疏之際備局 啓請 命招不
得不出謝行公〇兼帶尚衣院提調〇方以質子之

行為處一日赴衙之路逢着北京出来状啓陪侍之
人 王世子一行為先出来公卿質子亦皆罷遣大
君行次亦當差遲永還云○登 對極陳度支任
重才劣罔堪之状 上曰卿明敏多才以誠為之何
事不能○是年三月生女兒至十月因痘化去
乙酉二月 王世子還京瀋行清将三人隨来其接待
贈遺之費倍於常特勅行且有十萬石海運之役
勞心焦慮有甚於在關西策應之日○四月二十六日
方閑坐於戶曹擇閑 王世子卒逝馳詣闕內初喪

諸需皆自戶曹辨出而又以尚衣提調看檢其造備

仍兼礼葬都監提調

○鳳林大君

自北京出來路聞 世子訃音入京○六月葬昭顯世子於 孝陵山內余以都監提調進參有熟馬賜給之命○一日 上命召大臣贊成參贊六卿判尹三司長官 引見于養和堂諭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元孫病弱不慧予常痼疾在身為國長計不可不念予曾多男今存只二人欲擇斯二者而建儲卿等之

意如何大臣金瑬洪瑞鳳沈悅金自點李敬輿在前列

金瑬曰願 上先問諸大臣洪瑞鳳曰事非常經不可輕議

沈悅曰臣意與洪瑞鳳無異金自點持兩端而終則近

似於 上意李敬輿乃曰今有此舉則人心必波蕩矣

上大怒於波蕩二字辭氣甚峻

以次 問及於賓客李德泂德泂解釋李敬輿之

言措語圓緩而理順余則對以此事當斷自 宸衷

有非在下所敢議也判尹許徽只稱 上教至當大司

諫李棨以為自有元孫此事決不可也禮判李植亦為

元孫講學官 上聞說元孫啓辭不可不重之狀仍以
講學官亦可詳知爲 教李植遽言元孫英邁
上深惡其言之誤也參贊金壽賢但言臣年已過
八十朝夕將死何事可知其餘諸臣皆糢糊以對
上曰予謂諸卿必喜聞予言今聞所對殊甚駭異
天意益震終與大臣講定以鳳林大君爲世子事令
政院捧 傳旨 先已密問於金瑬講定後有大臣以下引見之擧云 ○七月無差冊
禮都監提調未及開坐之前身有病患陳疏 上遣
內醫看病三告加給由又上一疏亦未得請之際得

闈 慈親腰脇患重腫慌忙就道一邊陳疏留遞阜
兩旬又上疏章未蒙許遞待 親病稍歇還朝行
公余之在外也戶曹參判尹復之代察都監之任都
監闈余入京請以余還爲提調余卽上疏具陳參
判兼察既久詳知首末請仍存勿改 上荅以代察
不可勿辭察任○二十八日巳時男晛生○九月畢
偹 世子冊禮所用冊印等物都提調以下陞進差
備門外入于 大內而退非但脚瘇甚爛身病亦重
不得運步具由上疏 上遣內醫看病○十月之初

兼帶都摠管○三度呈告
再上辭疏皆不得請病伏踰月不能出入又有客使
悵到備局 啓遞以行都承旨金世濂陞拜戶曹
判書○是冬爲判尹爲大司憲以副末望受 點
也皆未出謝○以冊禮都監提調賞格有熟馬
賜給之 命
丙戌正月戶曹判書金世濂方接待勅使偶感寒
疾仍不起大臣復以余擬於戶判副望受 點即爲呈辭
並及尚方提調亦難廢任之意三度之辭並得蒙

遑○余遑戢翌日 命招大臣六卿歷舉昭顯世子
嬪姜氏埋凶置毒謀為弒逆之狀使之處置○舍
弟方任承旨病未仕進因同僚 啓請 命招不得
赴 召之故罷職○二月之初拜禮曹判書副望受
點也不敢不出謝行公○姜氏 賜死後告 廟葬用
二等之禮葬地用姜家先山等事皆自禮曹稟
奉 聖旨舉行○兼帶世子左賓客○三月以沐浴受
由往雙阜留數日將向溫陽之際閩府逆變摠戎使
李時白出駐水原府以遏賊兵云云驚赴水原見摠

戎使聞之危山有柳濯者謀逆發兵將動之際本縣
鄉吏出身李碩能告變云 ○ 馳還京裡肅拜與
偕邊司諸堂上會坐於 闕內君兄子駿在政院書
示余兄弟之名出於柳賊之口
鞫廳 啓稟拿問自 上特教勿爲拿問余
即退出 闕門外待 命偕尚進不進單子以闕
門外待罪書入 上傳教于政院曰鄭太和使之勿
待罪安心行公其後賊人又有舉余姓名者此則聞
諸柳濯之云 ○ 過旬日獄事垂完之後疏陳感 恩

之情仍令鐫罷哉名　上優批答之諭以鄕等無罪
予之洞燭[余弟之名亦出賊口故曰鄕等]余兄弟繼按湖西而不曾聞
柳濯之名並不知其何許人令其供辭擧余兄弟之
名云事甚怪訝莫曉所以○夏兼都摠管知義禁
等哉○呈辭遞禮判拜大司憲行公避嫌應遞而
特命勿遞不得不趨赴　召命仍呈三告得遞○七
月晦間又拜禮曹判書○兼觀象監提調○九月
念後有會盟祭禮而亂後文書無存僅得講定儀
註自　上親臨行禮余以贊禮行事｜○兼知春

秋○兼內醫院提調○直宿於 世子嬪產室廳—鮮
產後兼行捲草差獻官之任 宣醞特自 內所賜
段紬等物一襲則書以提調一襲則書以捲草官一
特疊受自 上賞典則以提調 賜給熟馬
丁亥正月爲館伴○二月名登卜相○因 傳敎以正
二品擬判義禁余居副望○前冬自 上有耳患熱
候久施鍼藥得收其效有其特提調以下書啓之
命又 賜熟馬○二月二十六日戌時妾產女兒○
三月呈告遞禮曹旋拜刑曹判書副望受 點也

出謝之後以刑官不可兼藥房之意據例陳疏遞免
內醫提調○四月行嵩兒婚禮○七月還拜禮曹判
書差遠接使西下九月念後隨勅使入京○舍弟起
廢陞秩為平安監司必赴任所○十月望後以伴送
使西下送客于灣上与舍弟監司 同行
○十一月念間復 命呈告三
度有加給由之 命又上疏章遞職○十二月拜工曹
判書陳疏歸覲過歲於 親側
戊子正月還 朝兼尚衣提調且兼知義禁為館伴

○以 世子嬪產室捲草祭獻官府半熟馬賜給之
命○移拜禮曹判書又移大司憲遞拜刑曹判書
復移大司憲○五月之初拜吏曹判書先是閔馨
男爲吏判物議不許致府臺評自 上疑出於黨論
閔既遞職之後府 命姑勿差出者數月至是府
政 傳于政廳曰判書今政差出余受 點之日循例
府 命牌病未趁進過一日後陳疏辭職 上荅之
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才器宗合此任宜勿控辭
速出行公惟賢是用○六月初三日午時男兒生○

外孫男亦於是日丑時生○遞都目政呈三告加給由

還爲出仕○九月以沐浴受由往雙阜侍側以過十

五日〔生辰〕。轉往溫陽還到雙阜行二十八日忌祭後由省達

山所入京○蒙知經筵事○十月登對 天語丁寧

諭以用人之事至於入侍諸臣語及朝政則輒教曰

都在得人吏判在此必擇其人臣聞 命感隸益惧

不稱○十一月之初猝患左手指腫痛陳疏則 遣

內醫看病 賜給他藥之外又 賜牛黃一部○三

度呈辭又上一疏未蒙 許遞累表病手出仕行十二

月都目大政即呈三告又有加給由之 命繼以陳疏
則以勿爲固辭爲 批○十二月二十二日嵩兒之妻
病不起○余方在服制中而又差館伴不敢久退還
爲出仕
己丑正月十一日因卜相之 命開政余亦進參晝頃
稟開政事已畢而卜相單子未 下政官不得下直
都承旨金光煜以同謂 啓稟乃 下望筒政吏李
甲男開筒出展單子曰判書大監受 點矣余即
起出惶駭罔措○十二日 慈親自雙阜來京第路

聞余入相至家有不悅之色曰汝之官爵何遽至
於斯也吾之心不安矣○三上辭職之疏皆 下優批
至以有才有德允合輔弼之任爲 敎客使之行已
迫入京終不敢不出乃於十九日謝 恩自顧微分知
犯重罪一念瞿然食息靡寧○接待客使以送差
謝恩使將赴燕京○

○三
月之初請歸覲老父而行 命給馬往還仍 下敎
本道題給食物○二十日拜辭西行 上遣中使徐後

行 宣醞於慕華館 命子弟並令入參

伶兒亦與焉○宣醞特設 内醞床於北壁中使

坐東余坐西副使右尹金汝鈺坐西而差後書狀官濟

用監正睦行善坐南伶兒坐南而差後○大臣以下諸

宰來別於弘濟院

○到金川站黃海監司吳挺一來候當爲陪行而使

之落後

○二十六日到駒峴監司率各務差使員後帳幕來候於嶺上

路傍有一老嫗合掌曰頃年黑頭巡使今日白髮政丞○留平壤三日四月初一日與一行及本道監司以下諸官行望 闕禮食後發行

夕抵順安監司亦隨來聯枕叙別○

○初八日到義州府尹沈澤也

○留義州三日整齊夫馬十二日渡江宿九連城川邊○十五日入鳳凰城柵門有角氏馬把者是舍第監司舊

主人極致誠款○十八日到狼子山有劉吉生稱名者來
謁自言丁丑被擄今住北京以商賈爲業要見行中
負役委來以迎云、仍以活動大魚三尾進呈乃我國
所謂餘項魚也○二十一日到牛家庄通事李瑜善是
余平安監司時舊識也呈進沈菘醬菘等物以備
行饌○鳳凰城馬把一人護行到此交替辭去

○到盤山將中火而無人家唯一人獨在土宇
一行柴草無處可覓有刷馬夫一名侵辱主人仍

與相搏主人流血頰上來跪訴閱即綁致犯人棍打
十度以紙束南草等物給之其人叩頭稱謝自撤
其土字來呈曰小的今將移住他處安用此字願
備老爺廚房之用又持燒酒願進一盃○行過松山
積聚白骨有如丘山○到杏山宿主人嚴姓漢人頗
有識行中下人折傷其牛角捉致決杖則主人叩頭
請貸○寧遠衛通衢中有祖大壽兄弟牌樓極其
壯麗樑棟椽桷皆石也鍊琢雕刻工巧奇絶○弘文
館書吏許俊枚擣爲中右所座頭來謁於余以葉

物進呈○到中後所則巫女高陽房之絃首來謁從
稱被擄入來得聞大監行次之來驚喜敢哭云云仍
言宅婢守代喪其夫朴竹之後生存于北去三日程之
地○李兵使景顏同姓四寸孫李福命為名者亦在
此地來謁○路中方渴忽逢一人荷兩筐而來問是
何物對以梨子即傳車買之其色黃紅鮮如新摘
水漿則多而味甘不如我國之梨一行上下皆換錢爭
買渠頗利之○五月初一日入山海關留一日主人李植
陞李升陞兄弟同在一家皆是文學生也植陞府兩

兒子皆秀朗主人設饌甚盛○初三日到范家店中
火處逢着中使朴滉回自北京付送狀 啓○初六日
到豐潤初見青松○初八日過漁陽橋到薊州始見
市上有氷聞此國法例端午後乃許用氷云○初十日
到通州主人塔凌霄壬寅生也家頗豐富燈下設酒
饌而以陳久海松子三枚浮茶而進仍說海松子珍貴
難得余以行中所賫海松子蜜餅一櫕給之舉家驚
悅主人有三子名曰塔名題名榜名顯云○十一日到
東嶽廟改服下處于玉河橋邊空家

諸衙譯皆來在西館門外逐日如此○例也○行中帶去玉匠
銀匠等漢人四名十四日始令出送○每於勅使之行
抑勒發賣市民悶憾余以阿迫之意反復言之令
衙譯 傳于衙門十六日衙譯 來言衙門轉禀
于九王則令後勿許發賣事商今云○十七日行
下馬宴于禮部衙譯來言九王將有所問明日
未明時使臣共首譯來候九王門下翌日淩晨依其
言進去通事韓巨元邊蘭前導而行鄭命守先詣
以待加麟起青古巴屹乃三人以九王之命詰問大榮

爾國以日本恐嚇欲預防徵兵耶爾國有助兵上國之
意耶猝當慮外之問罔知善對之言自以淺料答
之曰天下已定皇威遠振設有用兵之事豈待外國
之助乎小邦力微只恐未遏倭寇以貽上國之憂如是
往復者再終以九王之命饋茶而罷

○留北京日供蔬糧氷柴
之外禮部 別給黃杏者累矣館門不閉行中
之人任意出入市肆○

○二十七日離北京宿通州塔凌霄家○入
來特見豐潤縣秀才書牧贈以筆墨今又迎勞道路
辛苦贈我以小畫一幅○深河驛路上逢一驢車有兩
人出自車中即李植陞兄弟也說稱因事向北京不得
在家接待愧恨云○六月初五日出山海關先送軍官
表侯譯官朴而巘夕抵前屯衛高陽秀之絃首來

呈杏手曰隨主胡住在此處前日因事往中後所云
○到中後所李揎命来呈青菸梨子○到塔山
路傍人家朝飯主人姓名杜芳也以葱菸及新鮮大
真魚二尾呈進問此魚名喚如何以筆書示火鱸二
字○出關之後青蠅搏付人畜刺嘴如針若不可
言閭陽以東爲患益甚漫空蔽野陣〻来觸牛馬
因此而斃夜則比晝頗歇本地之人晝眠夜行云○
十二日到遼河只有一船渡涉許多人馬及抵牛庄日
已沒矣因人馬困頓留一日

○十五日朝飯于沙河堡銀工家主人年已七十而有兩少妻自言曾有四妻年來喪其二云〃抵遼東五義屯王姓人家此乃孔有德管下也孔有德則稱恭順王移封湖廣渠則落留沿寧一人頗解文字自言本是衡州府衡陽之人姓劉名大契前日孔有德往南邊攜來留此云〃○是夕李馨長來告此處人言我國文書自鳳凰城排羽急傳六月初一日過牛莊云〃○聞我國急報過去不知國內有

何事變心駭神飛不能留滯十六日冒雨登道不憩
於冷井直抵狼子山其間山水深險艱得渡涉下
卒辛苦之狀令人不安行橐有銀烟竹一枚重一兩許
給與陪行馬頭書者使之買酒與諸驛卒分飲○
夜間主人言朝鮮國有喪事云云而漢人之言例多
浮誕且疑且慮只自焦念密敕廚子勿用魚肉○到
通遠堡有清人來自鳳凰城者傳說于譯輩曰平安
監司送袱褁衣服于角氏馬把使傳于其兄閣老今
方留置以待云○十九日夕到鳳凰城角氏馬把來見

閑話而已余問吾弟平安監司必以家國消息通于
馬把俾傳于吾行其無來書耶馬把曰果有衣服被
來到而不必急傳故姑留之余再三催促然後始爲持
來拆封見書　大行大王五月初八日昇遐姊氏尹參議
夫人四月十三日捐世云即與副使以下東望舉哀
角氏馬把謂譯官曰俺老觸炎遠路恐
生疾病欲待進之緩　後傳之而竟不如吾意
恨歎云○先來軍官譯官等不帶遼東甲軍而來被
城將不許出柵留滯已四日余即通于城將夜半出

送更寫狀 啓並與前狀 啓而送之○二十日平明冒
雨出柵處、阻水幾死者數矣促鞭疾驅到三江水
邊已有暝色因義州人指導艱得渡涉水沒馬腹
蘆葦連天迷失道路蚊蝱交集口目難開危苦之狀
不可盡記到中江之邊我人持船來迎明炬前導始
出生道中江鴨江兩津水勢雖盛乘船利涉一行之
人或自朝飯處或自中火處落後副使書狀亦於夜
半始到義州○軍官金參輔常隨馬後是夕忽然
落後與梁廷翼金光祥等使驛卒催來則答以馬

因當隨副使之後云而副使書狀之來亦不隨至其書
狀軍官鄭忠一書員李起龍寫字官李彭年及義
州指路人李應吉等同渡三江黑夜之中彥輔所
騎跌仆急流人馬俱溺李應吉相救之際亦幾死
焉竟不知金彥輔去處驚心慘惻無以爲喻府尹
多定軍人遍覓屍體而不得其所騎馬則生出於
下流江邊云○自鳳凰城聞 國喪之後行朝夕
望哭禮二十四日黎明到嘉山成服過安州到肅川
監司來待相携痛哭○二十九日入京先哭於 殯

殿門外行四拜禮仍呈肅拜單子於 殯殿及 大
殿行禮於大庭後坐於大庭請承旨問安于 大殿
大妃殿中殿請侍講院官員問安于 世子宮而退
○賓 命謝恩使一行書 啓余受鞍具馬之賜
副使金汝鈺陞嘉義書狀睦行善陞通政先來軍
官表俊擇官朴而巘並陞堂上其餘皆 賜馬有
差○自姊氏喪患以後 慈親病勢沉綿舍弟監
司曾於 先王未昇遐之前得蒙 許遞而緣新監
司來自湖南趂來交代余亦帶職不能任意侍病上

疏乞遞 上諭以勿爲控辭安心救病○首相被劾陳
職肩 命卜相余與左相李景奭承召詣 闕以前望
書入金尚憲李時白趙翼也金尚憲受 點是爲左
相李景奭陞首揆○國喪之初左相依五禮儀爲摠護
使令陞領相啟都監取 稟則肩 命以右相察任余
即上疏母病危重朝不慮夕偏侍狼狽公私悶迫乞
速遞改介職 上批諭溫至仍使領相摠護○八月之
初平安新監司許積辭朝 舍弟還京○金左相
呈告遞職肩 命卜相余與領相承召詣闕前望之外

加書金墒趙絧以入趙翼受點余陞左議政兼世子
傅趙翼爲右議政余以親病危劇不得出謝乃於
八月二十六日入定特竟遣終天之慟○九月旬後
脊大行大王發靷嚴親哭送于西郊余兄弟陪
○山陵仍用長陵上謚
曰憲文烈武明肅純孝大王廟號曰仁祖清國謚曰莊穆○
十一月初一日先妣襄奉禮完翌日返哭于京家○初
四日申時聞妾產男兒○長女李命耆妻自初秋
遇疾久而彌留

庚寅三月初十日夕遣長女之喪○造石物排設於
先妣墓前及 前母墓前石手書天鶴洪得吉閔
季龍也○清國急遣六勅使人心憂懼朝廷過
慮自 上欲起復余 下教于政院承旨申濡李
一相柳慶昌等陳啓不可之意得以還寢其後大
臣以下 引見時 上問于大臣曰時事如此余欲起復
鄭相僉意如何左議政趙翼曰臣意本自如此領府
事李敬輿曰三司長官入侍願 問其可否大司憲
南銑大司諫鄭維城等對以重難副提學趙錫胤

曰特急警急而責紀爲重不知其可也事遂得寢
而使之在家詢問○領府事李敬輿左議政趙翼等
啓曰伏見西方狀 啓勅使待我儐接之任極其嚴峻
前頭難處之患不可測度誠爲憫慮自古國家有
患難則必起復才智之臣可以解紛釋亂者非但古
有其例在本朝亦非一二人羣情皆以爲前左議政鄭
某見事之智應變之才難得其比而方在草土之中
起復雖曰重難此時不可無權宜之道前日 筵中
伏見 聖意亦知此其時而司之官對以非但莫重責

禮不可輕議恐彼以我爲驚動云其議遂寢臣等竊
思之國家患難莫測安得不驚動乎彼雖以我爲
驚動恐非爲害也禮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
避今日之事安危所係與金革何異也請鄭某亟
命起復使與臣等共爲周旋以濟時艱何如 答曰
啓辭是矣卽爲擧行可也或彼以我驚動爲慮則先
通此意于儐臣使之措辭預爲言及不至猝以爲驗
則亦似便當矣此在三月初一日也卽爲開政付判中樞
○初二日政院 啓稟招兩司城上所言之○禮書佐

郎吳斗寅以起復出依牒來呈於果川廬舍○是日
爲政卜相以余爲左議政趙翼爲右議政○初三日
草土臣鄭某伏以臣苫塊濱死之喘來在墓山之下重
患寒疾委頓苦痛不能起動者已浹旬矣不意昨
夕禮曹郎官來示起復公文繼見政目以臣爲議政府
左議政臣聞 命震駭五內昏亂叩地號天罔知所措臣
聞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先儒釋之
曰臣遭父母之喪而君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
心也雖有君命而不忍違離喪次是不可奪其喪親之

孝也以是觀之親喪奪情寔非禮經之所有後世爲
之辭者必援金革無避之言而此亦本指身當金革
之人非謂特有金革之事則人皆可以起復不知今日
之舉抑有何據乎臣不孝無狀獲戾神明出使還歸
母病已劇醫藥迷方竟未得救終天之慟有甚於他
人區區而可勉者只是三年之守制而已臣之一出可使
國勢重於泰山猶不敢越禮冒進自爲名教之罪人敗
壞 聖朝之喪紀何況以人望不愜之身當內外無警
之日脫去衰麻貪戀 寵榮忘哀就戎恬不知愧則

有識淺議固不暇言與臺下賤亦皆唯點如是而能為
大臣之任者未之有也勅行入境不言何幹疑慮多端
事雖可憂豈可與金革比而同之　國朝數百年來未
聞以接待勅行起復守喪之臣而今用近間右官之例
有此前古所無之事不但臣之痛迫到此益極彼所聽聞
亦將以為何如也論以禮法揆以　國體參以情勢俱有萬
萬決不可者而言塞辭竭不能盡形於文字伏乞　聖明
俯賜察諒亟收起復之　命以終喪制不勝至幸臣無
任崩迫戰灼之至封疏緩發送未及入　啓之前同副

承旨柳慶昌承 命敎諭上疏入 啓則 答曰省疏具
悉予意已諭於承旨敎諭之辭須念予眷然在衰絰
之中而猶不得免聽政之意速爲出仕以濟時艱○初四
日再疏伏以臣中情痛迫冒死號籲終上封章未徹 御
覽而先有 遣承旨敎諭之擧繼 降批答 天意不回
臣奉讀前後 聖敎伏地涕泣之外惶悶欲死罔知攸措
古人禮制之如何此特起復之言臣姑不敢更有所陳達
而即今身病決無自力之勢不得不又瀆於 宸嚴之下
臣罪萬殞臣爵祿太過神理亦嫉平居積病日漸內

鑠頹先年老特其外着自遭母喪病敗益甚脚腿盡
枯不得隨意行步痰喘極重氣息急促常特呼吸
有似垂絶近添寒疾之至旬日熱鬱胸膈倚壁達夜
聞 命以来五内如焚聽人之音驚怖錯亂便作迷冥
失性之人雖欲強起冒進有不可能也此是死期非遠值
此促盡之運尙何言哉臣有老父年垂八十疾病沉綿
而每恐臣先溘然憂慮煎心臣之在家既為不孝之
子也受 國厚恩無他報效而致誤 朝廷舉措以駭四
方之聽聞終不免自陷於逋慢違 命之罪是為不忠

之臣也俯仰慙懼置身無所伏乞 天地父母曲垂矜察
更加三思還收起復之 命則不奪人親使臣以禮之義
可以有光於 聖朝豈但為微臣之私幸也哉臣不勝戰
灼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是世祿大臣私情雖
重豈得恝然於國事乎須勿控辭速出行公以副上下
之望○初五日三疏伏以臣瀝盡肝肺之血再陳痛迫之情
而微誠未格 天意不回尚靳允俞之音反降責諭之教
臣惶悶狼狽五內迷亂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臣之家
世厚蒙 國恩父子兄弟皆被生成之澤逮于臣身寵

濫尤隆歷敭顯貴至躋大臣之列無階報答只思負結草愧卷喘朝夕待盡而休戚與同此心耿耿臣雖無狀豈敢契視國事冥然不動上孤 聖明之眷意下速臣身之罪戾哉只緣徵命已窮死期將迫頑痰塞胷呼吸急促輒有垂絶之狀兩脚焦枯不能收拾全未運步決無自力之勢隣江騰望淨泣而已至於起復之無據責制之難毀有不暇更顧伏乞 聖慈曲垂哀憐還收 成命俾得返治於聖德之下幸而復立於人世則未死之前皆是圖報之日臣無任戰灼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須抑情以

濟特艱則國家之幸可言勿爲控辭速出論道◯初六日
趙右相貽書勸出峻辭拒之是夕乘昏入城◯初八日四
疏伏以臣病勢危重未能自力未由承　命有死而已辭竭
意盡亦不得續上疏章只待　朝廷早賜處置臣雖委
身苫塊此特遠在江外分義不敢忍死舁疾七顛八倒僅
々入城而痰火塞胷呼吸不通奄々有垂盡之狀心神昏昧
不省人事之中伏聞客使因三公未備有所云々臣之決不
可出已斷於方寸則以此獲罪固無所辭其爲傷損　國
體益何如哉伏乞　聖明勿爲虛拘趣卽改卜亟收起

後之 命仍正違慢之罪不勝幸甚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勿固辭從容觀勢進退○初十日五疏伏以臣至四瀆擾罪積違慢而 譴罰不加溫批乃降臣奉讀 聖旨感淚自零唯當縮伏竢 命有不敢更煩籲號第念臣在可以進可以退之間則從容觀勢亦無不可臣則不然情理決不得冒出疾病決不得自力況今事機少無警急逶迤泯默復有何待苫塊濱死之身尚帶虛銜 國家多事之日久妨賢路微臣悶迫罔不足言 朝廷舉措豈容如此揆以公私宜速處置伏

仝 天地父母曲垂憐察亟 賜允許還收起復之命
設卜岳故之負不勝幸甚臣無任祈懇戰灼之至 答
曰省疏具悉卿辭至此當勉副焉前後五度上疏
批答舍人擁蝸來傳○四月二十日長女喪柩發引向
平山地此即奉命者母墳所在之處也二十六日永葬
時余亦往見○禮父在母喪者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
十五月而禫心喪三年 先妣之喪依此禮文六月丁
日行練祭八月二十六日行祥祭脫衰服十月丁日行
禫祭而適當 國恤仍戴白笠○過禫祭後行岳兒嚴親主之

婚禮余雖在心喪中而渠之身上服制已盡主婚非
余也 ○李命耆中生進會
試念及亡女更切悲悼
辛卯四月嵩兒行再娶禮○五月初八日 仁祖大王大祥祭
時進詣宣仁門外哭拜脫斬衰服戴草笠着黑色
帶○初秋嵩兒中進士會試○八月奄經 先妣再朞
以 嚴親之命當於十月之初行終制之祭堂弟制
坐至和病久沉綿九月二十八日竟不救非但新遭重服
且致犯染不可行祭將退行於下旬丁日矣十月初九日

自 上下問于政院曰鄭相家終祭在何間云乎承旨
趙衍柳慶昌等對以終制在於今月而一家有喪患
吉祭退行於念後云矣 傳敎于都承旨尹絳曰國
家多事此時大臣豈可一日闕往乎鄭相家終祭予欲
從速行之 卿其從便傳諭予意都承
旨來傳 聖敎亦待丁日乃於是日行祭其日爲政付判中
樞○十月十五日辰時長孫男生○十一月初六日肅拜
初七日進參 大妃誕日賀禮○十六日以武科 命官
詣 慕華館逐日晨夕冒寒進參 特府 先

朝後官趙家婢僕推鞫之舉而余受 命官之任故不
參鞫聽至十二月初一日宗親海原令睽進士申壕
等聯名上變其妻父趙仁弼與其四寸妹趙昭容及
金自點金鉽金世龍等謀逆 朝廷震動領府事
李敬輿領議政金堉左議政李時白同參推鞫

啓請曰莫重推鞫只臣等來
參未免孤陋武科 命官則一品重臣亦可為之判中
樞鄭某使之參鞫判中樞趙翼與時任廣州地尤遠

上來事 下諭何如 答曰依啓趙翼其亦具耳目不
必下諭○兼刑曹判書金藎國代余爲 命官余
即進參鞫廳○移㫖府賓廳 啓辭余與諸大臣待
門治鞫余乃卜相受 點驚惶出來余爲領議政
金堉李時白次、降座○時治獄方急沐浴義重雖
用常覲余於即日陳疏辭職 上答之曰省疏具悉
此何時而卿之撝謙辭免至此耶緣寡昧之不德值胥
肉之慘變日夜撫心俯仰痛歎而已卿勿控辭亟出
論道匡予過失補予不逮以報答 先王知遇之恩以

副我上下如渴之望○初八日九日以 仁烈王后國忌停
推鞫過後 上連日親鞫罪人金鉽承服招辭狼藉援
引時任摠戎使金應海慶尚右兵使黃𨔵忠清兵使
洪祿水使李圾廣州府尹沈之源京畿水使奇震
興南兵使邊士紀長興府使安徽並府拿 命此外
知事李榮達以下諸武弁甚多其夜闕內外大震動
大司憲李厚源進言統制使柳廷益非但以其孽妹
爲金自點之妾最爲親密不可仍置重任 上曰
大臣之意何如 余對曰廷益之名不出於賊招今居

致疑而處置則恐人人不自安也 上曰卿言甚是夜
二更 命招吏曹判書林墰兵曹判書朴遂爲政於
榻前 上下教銓官廣州府尹極擇可信之人吏判乃
以余弟致和首擬受 點摠戎使則當自廟堂差
出故余以申景禛稟定差下即 命招使之榻前受
密符○罪人金世龍即鉽之子所謂洛城尉者也最先
承服 前副提學申晃擧名於世龍招辭
旣已囚禁鉽又以[擧申晃之名] 使李馨長速通敵人事
納供而又馨長方赴北京未還故諱其招辭而申晃則

以此刑訊不服而死 自點及鉞之孼茅鋌皆承服
而鉞之兄鍊終不服斃於杖下鍊之子世昌承服○
世龍妻及其母同情之說 盡出於諸賊之
招辭朝並請置法 上累日不從一日百官庭請 上命
其母則事係 慈殿賜死于其家世龍妻則 先王
只有一女鍾愛特貸其死羣議欲復固爭余仍與大
庭謂同列曰今奉 聖教感淚自傾可以將順 聖意
即爲傳 啓如何他大臣皆曰惟首相所言余又使吏
房錄事招六卿于前言之如右若俗見有異須明

白言之咸對以無異議余使錄事分付班列曰今不
速 啓百官皆退去大司憲李厚源大司諫李一相
等聞庭請之停遂停合司之 啓禁府以世龍妻圍
置于通川外間峻論以余不請盡法為非矣○余與
金左相登對 上曰金應海必不為逆謀兇徒之言
似是借重為先放釋余以 聖旨傳諭卽於闕庭解
枷放送○羅人安徽邊士紀承根奇震興趙仁弼鞫
於杖下而震興則鉞之援引最緊且與鉞面質語塞仁
弼則以趙之四寸為其兩女婿所告故有 命兩人緣

坐籍沒等事並依承服罪人施行○趙家心腹女人
承服者甚多自點褊裨之類或承服或杖斃禁府都
事李斗一以世龍族屬常來會其家初出於女僕之
招再出於世昌之招承服○年前人多致疑於自點
其時水原防禦使邊士紀亦在疑中衆口喧騰勢
將難保大臣李敬輿上劄救之李時白則至以監司金
光煜之用點爲羅陳 啓勍之力爲扶植至是自點等
伏罪兩大臣皆不安一日 親鞫李敬輿言金鍊是自
點之爭子平日不得志於其父判義禁元斗杓

進曰自點士紀逆狀已著若以古規言之則其特
伸救之大臣似難仍爲參鞫而今反以金鍊爲爭子
豈不未安 上高聲曰判義禁唯參鞫而已何敢杞
公越次侵及大臣判義禁出去元斗杓退避李敬輿
引咎亦欲起去 上勉留之兩司長官請推元斗杓
上曰竊觀近日之事必將因此逆獄逞其伐異之計也臣
對曰臣亦以此爲慮矣自點久居首相一時士大夫孰不出
入其門哉豈可以平日相識之故勒謂之知謀若以此
論人恐無完人臣亦爲其從事官之後顔情甚熟矣

上曰卿言極是鎭定之責專在大臣予與卿定其所

見則雖有喜事之人何能得肆其志也

○拔拿中如洪璟

趙有道李榮達黃瀷李圾趙光瑗金汝孝鄭善及

等皆得蒙釋沈之滯則其名又出於邊士紀彩脹之

招啟定配中道○廟堂將差出北兵使余以爲金

應海既是無罪之人則朝廷使用何異前日遂擬

望受 點辭朝之日 上引見慰諭以送人皆感從

○上出御仁政殿東壁廳戒 王世子行親迎禮○

上移御慶德
宮大駕先詣 王世子隨駕 慈殿中殿移御時
世子祗迎於門內 上亦自內祗迎 慈殿出
壬辰正月之初 命大臣以下參鞫諸臣會于崇政殿庭
宣飭○崇善君澂樂善君㴋屢出賊口而無身自
興謀之言故有司不爲請罪而勢不可仍在京裡大
臣以下登對請 思量善處以爲保全之地 上深以爲
然而居送遠地病患醫藥恐未及時反復商議使之
移置江都寬其墻垣豐其飮食未及裝送之間正言

徐必遠乃以此爲言 上意不安府 命勿送諸大臣
論理陳 啓請依前定奪施行 上從之○大司諫
李時楷論劾右尹判書李時昉語意慘刻金左相攻
斥大諫之言請黜之 上命定配于中道金左相又請
以元斗杓爲開城留守以靖朝著 上從之此皆在余
歸覲之日也○余之覲行也 上命本道題給食物留
親側未浹旬 遣史官催還○以爾聽諭賞 命給
鞍具馬○三月罪人李馨長還自北京到順安被拿
而來承服正刑

○天旱 上禱雨于南郊余爲亞獻官翌日得大雨即
蒙 賜馬○余弟以南漢府尹還拜京畿監司○余
爲司譯院內醫院等都提調又兼御營廳○余弟萬
和捷大科喜幸難喩而未及於具慶之日悲感亦至
陳疏請榮覲榮墳 上諭之曰念卿悅親
之心予有感于中仍 命本道 賜宴需又 命備給澆
奠來十一月之初設慶筵于雙阜余與監司並戴花拜
舞 白軒李相公以七言絶

句一首贈 嚴親曰上台韱伯向庭趍亦有新來季子

俱仙桂三枝爭舞綵人間此慶古今無○還自雙阜

也歷訪趙政丞於廣州村舍到省峴山祈與舍弟拜墓

榮墳由衿川入京路奉催還有 旨○參 啓覆○十

二月 特賜唐貂皮紗帽耳掩○行庚辰生女兒婚禮爲李斗瑩才

癸巳二月省覲而還○三月初四日回自廁上顛仆昏迷

有左邊不仁之症 上聞之即遣柳後聖看病仍 命

連續往見又 遣鄭後啓看病 連賜藥物

使別監伺病饋以醫粥病心益悚恐添猶過之失○

病久不瘳乞遞職名 上諭以卧閤論道又上䟽陳其不可 上荅之曰予意已悉於前後之批卿之辭免至此予甚憫焉卧閤論道寔非文具之虛語又何必撝謙至此在家酬應論其可否真是當然之事卿若不肯可否予將何恃卿須諒此至意安心勿辭以副上下之望○四度呈告 批荅 曰卿之呈告至於三而不知止是何一味謙退也時事孔艱倚毗甚重卿豈適雖有疾病必遽有勿藥之喜何庸固辭卧閤論道豈職所望也亟斷來章安心勿辭以副上下之望

○陳劄乞先遞內局都提調 聖批曰卿之所患脚
病雖有一分之減病根未輕決不可任情出入以致添重
今此舉動卿其勿爲進參以副予意且藥房是時急
問安之事卿其安心勿辭○四月旬後 上候未寧更
申前請遞免內局都提調金左相代之○十八日之夜
上候所患頗重曉頭金左相送人致言曰 上候如此罔
知所措俄而
繼聞左相 啓請令余乘肩輿入 闕 上允之
余即使人左右扶擁進詣大庭呈肅拜單子送言于政

院余之入來有與事須勿分付出於朝報政院以余言
啓知○十九日夜 下教于政院曰明朝問安領相來參
則有病之人必有添傷之患勿爲入來之意分付 臣雖
參勿爲入來之教不敢退在連進問安之班二十三日又 下教曰
領相知是强疾出入必有添傷之患勿參問安之意
分付○六月有赴燕使臣之行余當次而歸於使 上疏
陳謝仍乞遞職 上答之曰省疏具悉至懇今番使
行不但卿之情勢如此身有所患豈可以遠行乎當
今國事無所可恃御戎之意方切邊何以疾病爲

言乎大臣猶可以臥閤論道豈以扶曳爲病乎嗚呼
此非卿休退之日安心勿辭○魚川察訪差出特有
命擇差而銓官苟充備望殊無特命之意除上答
言之
上命罷推其日參政銓官即吏曹參議
閔應協也○雖擇官之類哉至堂上則必自禁府因
推刑曹不得因推古例也曾於
榻前遂陳是事
上可之而刑曹判書尹復之廢閣不施乃於堂上擇
官金貴仁因推公事自本曹舉行嚴加刑訊以
致物故
上允得余言
命下刑官于王獄

尹雖有失乃是耆老之人暑雨沸熱有妨
仁政 上劄請即疏放 上特命該府尤情前直為
題律以 啓劄批答曰卿言至此刑官雖荷可駭
之罪可不允從○朝廷以李紆差送安興其意非偶然
而辭朝未數月因推考公事至於罷職殊乏擇送責
敍之意 上劄論其不可 上答曰劄辭誠為合當可
不屈法從之以盡其才能焉當令該曹棄其罪而還
除其職○登對伏蒙 下詢人才使之薦進余以趙壽
益李尚真韓震琦等舉薦其後又有 傳教使之各舉

智勇之士稱此題目者尤不易知乃以前都摠都事李
枝遠爲人精緊善馳善射鎭岑縣監洪錫武遇敵
臨急略不惟怯篤之○八月有 謁聖擧動余見擬文科
試官望備將行步不良不能趁蹌多士觀瞻恐致失儀之
由陳劄 上答以當體念不爲落點余退休依幕武擧
子將入試 上謂承旨曰領相何在可以入來則入侍
○上御春塘臺以置酒南宮二
十韻排律親試文臣通政以下余以讀卷官入侍科次
上下教曰 限武才畢試何爲

入侍 上命臣進前曰折侚量田今之定行而卿前言
殘邑無解筭之人此可慮上卿意則以爲難耶對曰
不善爲之則不知不爲雖欲善爲不知筭則地形大小
結卜伸縮必致錯誤此事一誤不可得以續續更改臣意
先使各邑抄選學筭之人慣習然後爲之方無未盡
之歎 上曰卿言是矣嚴飭本道教習筭法明秋舉行
而恪特又以無解筭爲辭則當用重律此意亦爲知
委可也○十月梓閏｜嚴親有未寧之候熱勢頗盛
上疏請歸見則即 命給馬 傳教于政院曰領相親病

所用藥物問于其家賜給內醫院掌務官承　命來

問後以白虎加蔘湯十貼生材送來○余歸在　親

庭時金左相陳於　榻前曰領相任重國家多事不得

以時省覲宜令其老親來在京家　上曰予已思之久

矣而恐領相之意不安故未果矣○十一月還京入參

啓覆○十二月明春有進豐呈之禮招集外方妓樂

特兵曹判書元斗杓吏曹判書李厚源爲掌樂提調

兵判常以戲語誇說妓樂之可觀余亦以戲語答之

曰盍使親觀之一日兵判來言戶參判子駿還自北京宜

有勞慰之舉欲於某日設軟泡邀予駿會洽於大監
宅兼招妓樂翌日又言吏判閔之以將來會果於旬
後如約而至淺斟低唱一場歡會而罷◯二十四日呈五
度辭箚 上答之曰嗚呼天未欲平治我國家耶一二
先朝耆舊大臣次第侘傺而不能用焉卿亦引疾呈
告者已至於五其何國事之屯艱一至於此哉雖府下
堂之憂卧閤而論道自是古事何遽、至此無乃必
欲釋負乎閑而已乎言念國事使我忘寢而不知食
也卿以喬木世臣豈獨恝然乎哉近緣國家多事使卿

不得定省以特常有望雲之懷予心惻然竊欲勸卿將父上來以爲盡人子之情而專心國事也不圖茲者乞休之章何遽至此惟卿須體至意亟回遐心臥閤論道以副朝野之望

甲午正月呈告至數十度而不得遞職又上疏章乞免則　上荅之曰省疏具悉至懇噫卿之不諒寡昧之至誠一何至此過自撝謙亦何至此自卿之引入如失股肱不知所措魚之無水其可一日安乎瞽之無相其可一日不顚乎若謂之紀綱頹廢朝無善習則是予之所病

也作相二年烏可憂乎卿之家世受國厚恩卿亦宜
思報答之道寧有以閑退爲之理乎安心勿辭亟出
論道以副至望臣益惶感不得不還爲出仕○一日上下
問于政院曰領相親年幾歲何對以今年七十九
歲特命陞品仍使政院下諭上來仍拜知敦寧
府事又遷刑曹判書兼司䆃寺提調累疏辭免
聖批曰非不知卿之不願而不可以力致故有是命卿若
上來則豈可一向強之○正言李尚真上疏論特薦拔
言上躬過失仍及兵判以妓樂來會之事罪目兵

判曰縉悅大臣余即以宗伏引咎陳疏 上諭諭倫
至其略曰覽卿疏辭驚駭不已今世之人不思忠厚之
道唯以附衍虛語妄論是非爲能事乎嘗慨然距
意至此彼尚真者亦非目見感於浪傳也若從此人
之言爲重則誠謬矣其言狂妄無倫不足道也或
以隱然指語比予於秦二世或以忌營慕制顯然斥之
困之萬狀予豈無怒焉付之一笑不以爲怒而優容者
以其爲言路也卿亦可體予意耶平心思量安心勿辭
李正言以 上教未安引避而有獲罪上下終難容身

之語余復陳疏 上答之曰省疏具悉至懇非日避辭
雖出於不自安遂而摧折之意宗涉太薄事甚駭
異而知彼狂妄之言何足相較卿其安心勿辭速出
察任余居仍爲呈告則恐有 譴罰及於言者更不
以此辭戢戲題一詩以示况華曰公暇聊開酒一樽小
軒新月喚梨園高官不必甚豪興末路誰知有直言
白簡總論當世事黃扉偏覺此身尊（李疏有大臣尊重不當與六卿燕會之意）
薦賢上賞吾非望雖願同寅報 聖恩兵判擾實上
疏引咎辭戢 上批温諭吏判亦上疏

○三月之初家 廟先爲入
京過六七日後 嚴親到南郊亭舍即上疏辭職則
上答之曰卿之上來予甚喜悅本職當勉副爲望
日以駝酪粥及挺鍛湯 賜送于余使之一供老親○
是月有春塘臺 親臨庭試余以宗宰入侍賞御
前宣醞○露梁沙汀 親臨閱武余以宗宰入侍○
嚴親復拜知敦寧府事○四月十一日 嚴親詣 闕
謝恩肅 命引見 上知脚力不仁不堪上 殿乃 命內

官扶掖以進使近 榻前 聖諭諄諄喜卿精力尚強
○望後嚴親有微恙雖似煩熱而言語精神少
無變常至於二十二日朝聞翌日有朝廷問 安之舉
謂余曰汝宜早還城中休息以參於明早問 安及
乎巳時氣漸不平奄棄子孫緣余罪積不孝遽遭
終天之痛 上聞而震悼急走人問何以至於斯也
賜賻常例之外 特命加數 王世子別送賻物俄脹
之日 上遣中使致弔 王世子亦使內官來弔○
六月 上遣別監趙聖達問暑雨如此何以支過○七

月初四日發引襄奉翌日返哭于京家○遞中 上
問余病於都承旨尹絳仍 命柳後聖看病書啓
賜給加入補中益氣湯五十貼生材○清國以李敬輿
李景奭趙絅等事移咨之故遣勅使詰問將以文
書回報羣議不一未定所答之辭 上令都承旨問余
意見臣不得不對 上以爲正合予意 命大提學蔡
裕後依此撰出又 命大提學以所撰文書就問於余
勘定之不得不以所見答之 ○八月之初 上
遣別監林孝信問病又於遞中 問于都承旨曰鄭

相氣力何如年衰草土之病恐非補中益氣湯所能
治也○初九日朝中使承傳色李𦁮領 御廚魚饌三
器來傳 上命曰病不從權非孝也卿身雖自輕奈
國家何茲遣內侍使之見卿開素後復 命
其夕又 遣別監申餚
家人速用權饌○念後又 遣別監孫得安問病○十
月望間 遣別監問病賜酪粥○十一月十三日大臣備局
堂上 引見特 上問余氣力於承旨鄭知和仍
命鄭後啓看病書 啓又 賜加入補中益氣湯五

十貼生村○

乙未正月又 遣別監問病 賜酪粥○二月 下敎于

政院曰鄭相所患近日如何云耶遣郞後聖眷病

書啓 賜給朱砂安神丸二劑加入益胃升陽五十

貼生村○五月初四日 上遣別監申立生問近日氣

力如何○初六日別監來傳端午 賜扇○六月

初三日 下敎于政院曰鄭相所患與氣力何如耶䟽

院回啓曰入夏以來氣力不如春間所食甚少渴病

尤重呻痛委頓之時常多云矣 傳曰遣知事柳後

聖看病書 啓翌日柳後聖來診書 啓大槩今以
内傷元氣不足之人時當暑月虛熱亦盛夜不得
眠廢却食飲渴病尤為可慮宜用猪肚丸一劑清
暑益氣湯五十貼並 命内局賜給○初五日之
暮 遣别監問病 賜雉鷄湯一盌○一夕户曹
判書許積來見乃言為李司諫所邀來此洞中故
日已暮矣而歷此歷謁余問李司諫何以邀令公乎
户判曰聞俺欲陳疏固請止之而俺不從之矣余問
欲陳疏者何事户判曰欲陳金弘郁之事請釋其

子孫之禁錮　翌日上章

上留中不報

以渭李司諫即李袗也伊

特僑居好賢洞

○八月十三日　遣別監李雲宗問病且問

前藥府救與否臣對以渴病差歇氣力頗勝於夏

間伋聞　下敎于政院曰近來鄭相所患如何云耶

遣柳後聖使之看病書啓柳後聖來見以宜用加入
補中益氣湯數十貼及人蔘回本丸之意書　啓並
省　命賜給○十月十六日　遣別監金信忠問病
且問前藥盡服與否仍　賜酪粥臣對以所服之藥
已盡於九月念後而今則日氣寒冷痰塞膈間服藥
有妨於飮食故欲停藥過冬矣○十八日知事柳後聖
淸州地子息成婚事拜辭　下敎于政院曰鄭相病患
近日如何云耶知事柳後聖今雖下直使之看病書
啓後下去仍　敎柳後聖于差備門曰詳細看病

以啓　抑後聖來見以宜用加入加味
二陳湯數十貼八物遠志元二劑之意書啓並府
賜給之命

○十二月二十三日　遣別監徐忠賢
問病仍賜酪粥
丙申正月初九日黎明在果川聞三寸叔母貞夫人
閔氏訃音顛倒入京○堂弟全羅監司知和在全
州聞喪奔赴十五日饒頭入來○二十四日別監孫端
以　上命問病仍傳酪粥○二十七日別監許誠
又以　上命問病仍傳攙糗湯○是日　下教于政
院曰鄭相所患近日如何遣御後聖看病書啓

翌
朝柳後聖来見診脉以宜用鮮表二陳湯五貼及
加減八味元三劑之意書 啓則並 命内局賜給
○是月初八日巳午時間白虹貫日數日後又有白
虹指月之變人心危懼○二月初一日早朝備邊司
有司堂上洪命夏 承 上命而来曰
通信使回自倭京到對馬島則島主令使臣往拜
權現堂焚香使臣不從島倭生怒至於阻攔使不得

出來將搜檢行李與元前之事也使臣具由 啓聞
委定譯官吳仁亮馳稟於 朝廷備言難處請
議諸大臣有 命在長大臣處亦爲從便措啓余
不敢不對 以江戶之日光山馬島之權現堂其號
雖殊所奉一也使臣旣拜於日光則權現之拜不須
固爭而但念島主設建權現之後藉以香火之資屢
請歲船今要使臣行禮者將欲藉此爲言必遂其
慾之計也宜自備辭行文于使臣曰日光山則有貴
奉香燭自是朝廷之致禮至於權現堂旣無朝廷

所送之香燭設或行禮不過使臣之私禮行與不
行非係當稟於朝廷何敢以如此之事上聞乎云
則使臣雖未免行禮而來日後自我防其所請不
患無辭洪命夏即記錄而去諸大臣中李敬輿以為
天下之事不可過常界一分李景奭以為奉使出疆
之臣凡事惟義之歸豈可以船路易通之故遠稟
朝廷乎金堉李時白以為生釁可慮宜從島主
之言具仁垕病不獻議備邊司具錄以 啓有明
日引見定奪之 教初二日 引見大臣以下諸臣

使之各陳所見然後 上曰左議大臣之儀最是以
此行會而不必自備咨爲之宜以禮曹文書知委
于使臣仍 親教行文辭意甚詳令注書記出矣
禮曹行文未及傳到之前權現堂拜禮焚香一
節島主更不強邀順許使臣之歸行中添持合
不禁防使臣一行無事復 命通信使趙珩副
使俞瑒從事官南龍翼也○朔日之夕天地晦冥
風色甚異○十五日日有重暈白虹貫暈